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二十回 森羅殿冥判陰魂

詩曰： 太息生前作惡深，
陽間做事如疏網。
哪知死後罪難禁，
陰府無私不漏針。

話說葉蔭芝生前作惡多端，挖人骸骨，其被害眾陰魂，早在閻君殿上控告，只因葉蔭芝未遭顯戮，以致稽延於今。蔭芝已死，可以審結，即差鬼卒將眾冤魂帶齊，聽候公斷。牛頭馬面領命，即速前去，不一時俱已帶到。判官奏曰：「尚有未死之生魂，應否勾攝？乞為裁酌施行。」閻君當殿說道：「凡有案內應質之人，必須喚到，方能審問明確。」隨即吩咐牛頭、馬面：「速往陽間，將李鶴舉、葉潤澤、葉亞狄等生魂，快快勾來，毋得遲延乾咎。」鬼卒答聲：「領命，」一道清風竟往陽台而去，即把若輩生魂勾攝。其時，李鶴舉等個個一時昏迷起來，人事不醒，臥於牀上，三魂七魄隨著鬼卒帶赴陰司。牛頭、馬面復命：「李鶴舉等生魂俱已勾攝到來，伏祈定奪。」閻君端坐殿上，先把風流孽案審問一番，罵道：「葉蔭芝，你身居主事，名列縉紳，自當禮義持躬，何乃不顧廉恥，日逐狗彘狐群，誘拐孀居少婦，縱情風月，有玷官方。至於掘人故墓，挖人骸骨，以及威逼黃成通自縊斃命，種種非為，情殊可恨，雖經以正國法，不足以蔽其辜。」訊畢，鬼卒把張鳳姐帶上，閻君問曰：「張鳳姐，你名門閨秀，望族嬌娃，原配何門，三年喪偶，縱不能柏舟矢志，亦當待其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為何與葉蔭芝庵中發誓，贈以繡鞋，不守堅貞，竊效淫奔之女，敗名喪節，遺臭萬年。」鬼卒又將桀枝、亞左帶上，閻君問曰：

「你這兩個禿驢，身在法門，理宜潔持，持齋把素，念佛看經，色色空空，無非幻想。為何不能參破，竟與葉蔭芝宣淫，既經握兩攜雲，又復穿針引線不修因果，玷辱佛門，罪有攸歸，難辭其咎。」此風流孽案，業已當殿審明。吩咐鬼卒：「把黃顯國帶將上來。」閻君問曰：「黃顯國，你與黃成通係屬叔姪至親，久已分房居住，屢次向其通挪，並無見卻，一朝借貸不遂頓起虧心，串同葉蔭芝寫立偽契，將田作按，迨後，蔭芝將黃成通田禾槍割，砍伐果木，毀折園屋，屢次欺凌，以致黃成通氣忿自縊身亡。本案黃成通之斃命，實由你這狗道而起，情實可惡，法所難容。」吩咐牛頭、馬面：「將黃顯國帶上刀山，挫其筋骨，然後放落油缸熬煎，化為齏粉。永遠不得轉輪。」

鬼卒答聲：「領命。」即把黃顯國押將下去。如此這般，遵照而行，事畢復命。又把葉潤澤帶上，閻君問曰：「葉潤澤，你乃梅林寒族，小戶貧家，屢為鄰鄉凌辱，風聞葉蔭芝聲名赫赫，勢大財洪，趨炎附勢，援而拔焉，附諸族末，時相往來，進讒唆擺蔭芝詭計害人，無所不至，欺生凌死，滿肚砒霜，洵為鄉村中之大毒，亟宜懲倒以儆力頑。」審畢，鬼卒又將李鶴舉帶上，閻君問曰：「李鶴舉，你乃家財萬貫，富擁千金，身捐州同之職，與葉蔭芝結為兒女婿家，見其恃勢凌人，自當為之阻止，窩談女色，猶復竭力圖謀，乃至伐塚挖骸，竟敢勒贖，過交銀兩，助紂為虐，包庇分肥，擾害閭閻，殊堪髮指，陽世雖逃顯戮，陰府難免冥誅，審畢，鬼卒又將葉亞狄帶上，閻君問曰：「葉亞狄你係蔭芝胞姪，份屬猶子，雖乃分居，情猶一脈，不思安分守己，狐假虎威，每於損人利己之事，竟爾代叔出頭，耶如陳姓寡婦之事，祇將銅錢二十七千，勒令陳表立寫在三百兩銀揭數，將伊寡孀田畝作按，後至陳寡婦情願賠銀一半贖回，你叔姪堅執不允，膽將陳姓兩個幼孩收禁祠內，陳寡婦泣訴公庭，邑宰為之準理，出差協全營員會拿，又復糾集多人持械抗拒。至於挖掘張川圖等墳墓骸骨，全是你主持，帶領土公人等前往發掘，如今萬惡皆歸蔭芝一人，未免苦樂不均，葉蔭芝業已問正典刑，你斷不能脫網。」「尚有張良雪之妻陳氏，不守閨門禮義，與姑包庇為奸，現今入寺修行，不過聊塞眾人之口，雖乃為夫所棄，應宜罪執貪淫。」審訊已畢，各各俯首服辜，閻君吩咐牛頭、馬面將眾魂帶下，聽候判斷。判曰：

葉蔭芝者，身為主事，位列縉紳。儼糜爵祿於朝廷，當念維持夫風化。何倚權勢縱族親，既貪財而毒施枯骨；肆淫凶，行狡計，復漁色而玷及孀居。似此虎視鯨吞，狼心鹿腹，未免猴官之誚，居然狗盜之雄。宜於剛心梟首之餘，付之炮烙，即於油鍋刀山之下，置之宮刑。使今日火焚肉爛，用儆刀風，俾來世花放後庭，速償冤債。

張氏亞鳳者，珠簾弱女，金屋名媛。縱或傷薄命於紅顏，豈至感深情於綠綺。胡乃才歌寡鵠便欲求風。中淫尼之巧計，禪牀幻作歡牀，從豪宦之奸謀，珠海翻成孽海。據此彤管至玷，白璧蒙瑕，速織金鋼之刀插入牝陰，准投禽獸之胎，托生貓姆。

李鶴舉者，財盈萬貫，雖能作福作威，富有千金，宜以不卑不亢。何乃便為不仁之習，見貧賤則昂其首，竟同趨炎附勢之流，睹富貴則搖其尾，稱之以杳杳既無殊，娼婦之心。名之曰 $\dot{\iota}$ 也 $\dot{\iota}$ 也亦奚異，

和尚之眼，雖法江湖之水，不能洗闕羞顏，即圖山毒之形，難以窮其醜態。宜加懲儆令作龜公。

葉亞狄者，本為市井無賴之徒，因遷叔而稱姪少，何異鄉曲無知之輩，逐匪黨而作，乃撕勒人錢財，以圖自足之計，固知所得良多，掘人墳塚，以為擇食之端，試問於心何忍？況無夫之婦，已作孀娘，何得復行淫亂；有主之田，原非己物，乃爾竟欲延謀。據此無良，實非人類。生即厚顏居季世，死亦無面見先人。此世留名大水魚，來生合作穿山甲。

桀枝、亞左者，業披緇於佛地，固宜劍斷塵情，豈念素於禪堂，復至波生苦海。胡乃散天花於座上，只散桃花；施法雨於人間，但施巫雨。菩提樹幻成連理樹，穢達西天，明鏡台你作遊仙台，腥聞南土。三生現孽，一味宣淫。雖使居鬼門母屍，不足以贖其辜；惟令托陽世牝虎，庶可以當其罪。

陳氏者，少年夫婿，早掇科名，半步行藏，當知禮法，何閨閣內總無廉恥，竟色美而獻旗槍，巾幗中全沒鬚眉，遂買笑而通針線。秋波頻轉，無非欲取人憐，蓮步輕移，殆謂能撩客思。幸蔭芝鍾情碩果，故不暇染指於元羹類。倘鶴舉欲啖餘桃，難保失身於鵝料。況出乖弄丑，成也原是蕭何，喪節辱身，敗矣莫非彼婦。去其心目，納入銅鍾更宜。將鄧清之婦以行刑，使即抱銅柱一條而受罪。

葉潤澤者，曾經獲罪公庭，宜汝受刑木裡才着。固宜遁跡，梅林，懼為馮婦；豈敢側身棠署，復作姦徒。何食銅無厭，猶懷暗箭傷人。為惡不悛，常捧大蹄衛己。捉以尤渾、費仲未盡其奸，校之飛廉、惡來差方其惡。是宜敲其牙，拔其舌，托生糞內，轉入蟲倫。至於黨惡毛撕，助奸爛匪，擄生人，食死骨，律無寬宥，法必痛懲。地獄之鬼，沉淪泉府，豐都屎笨之峰，投胎陽間坑廁。此判。

判斷已完，吩咐鬼卒將死者帶赴鬼門關待罪，生者送回陽世為人，等待陽壽終滿，再行帶回聽候發落。鬼卒答聲：「領命。」將各生魂放回。其時各人擦醒，不禁汗流脊背，毛骨悚然。是耶非耶？依稀彷彿。